

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
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

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
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內大街16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字數66,000 開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3 $\frac{1}{8}$ 插頁2

197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書號10019·2696 定價0.34元

目次

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	一
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	五五
後記	八五
附記	九七

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

序

杜甫戲爲六絕句，開論詩絕句之端，亦後世詩話所宗。論其體則狃，語其義則精。蓋其一生詩學所詣，與論詩主指所在，悉萃於是，非可以偶爾游戲視之也。考杜集編年諸本，此六絕均在上元二年，（浦起龍讀杜心解列在寶應元年，相差一年。惟明代單復讀杜詩愚得將此詩列在天寶九載；清代李長祥、楊大鯤合編之杜詩編年將此詩列在『天寶八載在東都九載冬回長安時作』。此二說分歧較大。）時杜甫已五十歲，則爲其晚年之作，故能精當如是。第惜其爲韻語所限，不能如散體之曲折達意，故代詞之所指難求，詩句之分讀易淆，遂致箋釋紛紜，莫衷一是，杜甫詩學，求明反晦。解人難索，爲之興歎。爰立二例，以爲集解：一曰比觀衆說，一曰以杜證杜。諸家歧說，非彙萃而比觀之，不能別其是非，明其短長。故爲分類排比，使異點所在皎然易知。至於加以抉擇，斟酌去取，則又一以杜甫論詩主指爲衡。本其集中其他論詩之句，觸類旁通，互爲印證，則羣輻共轂，一貫非難；而諸家曲說，昭昭然白黑分矣。批郢導窾，非敢自是，管窺蠡測，冀有一得。初不謂此寥寥六絕，竟會生發爾許議論也。至諸家舊說，其展轉稱引與無關弘旨者，則不備載云。

郭紹虞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

〔張戒歲寒堂詩話〕戲爲六絕句詩，非爲庾信、王、楊、盧、駱而作，乃子美自謂也。方子美在時，雖名滿天下，人猶有議論其詩者。……子美忿之，故云『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』；『龍文虎脊皆君馭，歷塊過都見爾曹』也。然子美豈其忿者，戲之而已。其云『或看翡翠蘭苕上，未掣鯨魚碧海』，若子美眞所謂掣鯨魚碧海中者也。而嫌於自許，故皆題爲戲句。

〔劉辰翁評點杜子美詩集〕語意甚悲。正是有所激發，託於庾信與後來作者，如楊、王、盧、駱亦豈易及哉？爾曹輕薄，不見稱數。

〔錢謙益讀杜二箋〕作詩以論文，而題曰『戲爲六絕句』，蓋寓言以自況也。韓退之之詩曰：『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不知羣兒愚，那用故謗傷？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』然則當公之世，羣兒之謗傷者或不少矣，故借庾信、四子以發其意。『嗤點流傳』，『輕薄爲文』，皆閭指並時之人也。一則曰『爾曹』，再則曰『爾曹』，正退之所謂『羣兒』也。……題之曰『戲』，亦見其通懷商榷，不欲自以爲是。後人知此意者鮮矣。（案江田杜園說杜云：『愚謂此說大不然。夫賦嗤子山，詩嗤四子，則杜老詩文，宜爲當時所崇尚矣。而公顧不私一己，乃諄諄然爲後生明言而正告之，其心何等光明正大，豈比夫論詩論文分門戶而祖同鄉，令人有『文章何處著鄉情』之謂者哉！』此說與錢氏立異。所言『分門戶而祖同鄉』云云，亦深中錢氏病痛。但謂

『賦嗤子山，詩嗤四子，則杜老詩文，宜爲當時所崇尚』，尙不合事實。當時後生之不滿杜老，恐正因其不廢六朝、初唐，故加以譏議。錢氏據韓詩立論，未可厚非。

〔汪淵知本堂讀杜詩〕『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作者皆殊列，聲名豈浪垂？』公欲以詩傳世，不知心疲若何，而俗子動輒自命千古，及考其所學，中無所有，公於是爲之明諭一番：爾勿如彼，爾須如此，乃得也。

〔楊倫杜詩鏡銓〕六首逐章承遞，意思本屬一串。……庾信、四傑，特借作影子，非謂詩道以此爲至也。下四章俱屬推開。舊解仍粘定前文，故多輾轉不合。

〔又〕昌黎詩：『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不知羣兒愚，那用故謗傷？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』當公之世，其排詆者亦不少矣。故偶借庾信、四子以發其意，皆屬自寓意多，非如遺山論詩絕句通論古今人之詩也。然『別裁僞體』，『轉益多師』，學詩之道，實不出此。

〔許寶善杜詩註釋〕此六詩爲時人輕薄前輩而作也。前三首言前輩學問深厚，今人不及，豈可輕薄。第四首言大家小家自是不同，宜其見不到也。五六教人求之古人，立志高遠，自有成功之日，蓋杜公當日，時輩必多譏誚之者，故慨然而作此詩。

案：右說謂六絕爲杜甫自況。姑舉六家以概其餘。下準此。

〔黃生杜工部詩說〕諸章備見公論文之旨，蓋因當時後生輕薄前賢，特發此論。大旨在篇末『轉益多師』一句。言博取自益，乃爲善學，嗤點前賢，徒傷輕薄耳。

〔陳式陳問齋先生杜詩說意〕問齋曰：『六詩總爲後進發。』

〔仇兆鰲杜詩詳註〕此爲後生譏誚前賢而作。語多跌宕諷刺，故云戲也。

〔浦起龍讀杜心解〕後生輕薄，附遠而謾近。蓋遠者論定既久，不敢置喙；至於近人，則哆口詆訶，以高自誇詡。剽竊古人影響，博其談資，究於古人所謂師承派別之源流，茫乎未有聞焉。少陵痛焉，而作是詩，故前三章錯舉近代詩人以立案。

〔又〕金源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託體於此。

〔沈德潛杜詩偶評〕當時愚人必有輕薄老成者，故發此以正之。論庾信、王、楊四子，而少陵之詩品亦於是見。頻呼『爾曹』，蓋悲閱之也。

〔翁方綱石洲詩話〕六絕句皆戒後生之沿流而忘源也。其曰『今人嗤點』，曰『爾曹輕薄』，曰『今誰出羣』，曰『未及前賢』，不惜痛詆今人者，蓋欲俾之考求古人源流，知以古人爲師耳。

案：右說皆謂六絕主旨在告誡後生。翁方綱謂六絕皆戒後生之沿流而忘源，此說不盡然；

浦起龍謂『附遠而謾近』較近是。

〔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〕趙（次公）云：『此六篇皆言文章之難事，公雖謂之戲，而中有刀尺矣。』

〔盧世灌讀杜私言〕戲爲六絕、存歿口號、解悶等作幾二十首，子美平生好古憐才，論文求友，一片眞精神畢見於此。試舉凡情論之：學古人而陽以傲古人也，妬今人而因以貶今人也，操戈入室，拔本塞源，單欲顯出自己，輒忍上撓前修；貴耳賤目，黨同伐異，妄自張大，無佛稱尊，如輕薄

之晒王、楊、盧、駱者，種種惡習，最傷大雅。夫子美則不然，其言曰：『不薄今人愛古人，清詞麗句必爲鄰。』溫柔敦厚，藹然可掬。……至庾信之老健，盧、王之風騷，信從隻眼玄鑒得之，豈同凡論。……以如是大文章大議論，第於斷句小詩悠然寄興。掣鯨魚於碧海，攀屈、宋而方駕；舉一毫端，建寶王刹，其子美之絕句乎？

〔朱彝尊曝書亭杜詩評本〕詩最忌議論。議論雖卓，猶戲也。六絕論詩之源流當祖風騷，固矣。然遞相承述，則舍六朝、初唐無從入也。可謂卓識確見，獨冠古今矣。題之曰『戲』，寓意甚深。（案據劉潛杜詩集評、顧鄭堂少陵詩鈔，知此乃李因篤語。）

〔吳見思杜詩論文〕六絕爲今人論文之作。然此輩豈足論文者哉！故曰『戲』也。

〔張潛讀書堂杜詩註解〕六絕爲詩道指南，如『劣於漢魏近風騷』，『未掣鯨魚碧海中』，『不薄今人愛古人』，『別裁僞體親風雅』，公已明明爲千古學詩者指出正派。

〔又〕讀六絕可以知詩學矣。趨今議古，世世相同。惟大家持論極平，著眼極正。

〔吳瞻泰杜詩提要〕此六絕是公自道其本原之學，而作詩之實也。今世研揣聲病、尋章摘句者，目杜爲村夫子，而踵臧樹之迹比比矣。讀此不爽然失哉！

〔愛新覺羅弘曆唐宋詩醇〕以詩論文，於絕句中，又屬剏體。此元好問論詩絕句之濫觴也。六朝、四子之文，自是天地英華，不可磨滅。其所成就，雖遜古人，要非淺薄疎陋之徒所可輕議，宜甫之直言訶之也。『翡翠蘭苕』，『鯨魚碧海』，所見何其高闊！上『親風雅』，『轉益多師』，解人

不當爾耶？此六詩固不當以字句工拙計之。

〔吳景旭歷代詩話〕嘗讀杜集戲爲六絕，此便是老杜詩話。其一絕云：『才力應難跨數公，凡今誰是出羣雄？或看翡翠蘭苕上，未掣鯨魚碧海中。』蓋言前輩之不易貶，又言其不易效也。

案：右說皆以六絕爲杜甫論詩談藝之作。

〔黃生杜工部詩說〕以上數詩（指六絕前五首）反復較論，以明前賢之不可及，而終之曰『別裁僞體』『轉益多師』。以此質前賢，亦當心服；以此折後生，定自氣平。公殆以身說法者。蓋其所作，上自騷雅，下迄齊、梁，無不採穫而醞釀之，以成一家之言，是故實大聲宏，淵涵嶽峙，戲蘭苕而掣碧海，殆兼有之。其才力之雄，洵足跨越數公矣，而公顧兢兢推重不置也。海以善下，終稱谷王，其斯之謂歟！

〔劉濬杜詩集評〕查慎行云：『前三首譏一時輕薄後生敢於議古人者。』「才力」一章，致慨於當今之乏人。後二章先生自述著作苦心，今人且不敢薄視，況古人乎！雖遞相祖述，固當取法乎上，苟近於風雅，則皆可爲我師也。作者之虛懷集益如此。』（案查說見初白詩評卷上）

案：右說兼以上各義。

〔史炳杜詩瑣證〕戲爲六絕，杜公一生譚藝之宗旨，亦千古操觚之準繩也。……總而論之：前三章警戒後生不可輕視庾、王數公。蓋其文體雖不及漢、魏之高古，然非才美學富，莫之能爲，則亦終歸於身名俱滅；而後世之高心空腹者，可以返而從事讀書矣。後三章則公不欲以數公自限，而超然出羣，由漢、魏、屈、宋以幾於風雅，亦卽以勉勵後生。蓋數公文勝於質，不免意爲詞累。必

其尋源風雅，然後足以通諷諭而盡忠孝，明乎得失之迹。此詩文之極致，所以有裨於世道人心也。公指點到此，後世之誇多鬬靡者，可以進而深求古義矣。

案：右說以六絕爲杜甫論詩宗旨並兼有告誡後生之意。

〔唐元竑杜詩攷〕戲爲六絕，專關僞體也。僞體者何？爲當時學四言詩及楚詞者言也。原本風騷，自詭復古，降及漢、魏，庶幾近之。六朝不足學矣，況王、楊、盧、駱乎？然盧、王輩雖遜漢、魏，並是異才大手；開府雖有小疵，老輩更不可及；爾曹單薄瑣瑣，未易攀後塵也，方且自誇能撥去時調，無所掇拾，不知攀屈、宋卽屈、宋是汝師，親風雅則風雅是汝師，獨非掇拾前人乎？屈、宋風雅究自有真，汝直僞耳！未得國能，已失故步，空腹高心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唐人集中掇風騷等作甚衆，公獨無之，以此意當時必有以此誇公者，故發斯論耳。

案：右說亦以此詩爲告誡後生與論詩談藝之作，但重在關僞體。

〔夏力恕杜文貞詩增註〕此爲學古而不知遞相祖述者發也。一首言以庾信文章而嗤點之，不知其老成也。二首言以盧、王輩之體而輕薄之，不知其不可廢也。三首言盧、王雖劣，實亦祖述之階梯，而人不自量也。四首言爾曹些小文采庸或有之，絕大規模全不知也。五首述其作詩之意，言不薄今人乃能愛古人，雖清詞麗句之盧、王亦必與之爲鄰。始將企及齊、梁之庾信，而後可以上規屈、宋，所謂『遞相祖述』也。不然，薄盧、王而高言屈、宋，不知且出庾信後矣。六首因言汝曹以未及前賢爲疑乎，前賢亦遞相祖述耳。盧、王祖庾信，庾信祖漢、魏，漢、魏祖屈、宋，屈、宋

祖風雅，遞而上之，各有所先，要皆風雅之苗裔也。其不及風雅者，皆以僞體未淨耳。誠能區別而裁汰之，則盧、王有盧、王之風雅，庾信有庾信之風雅，漢、魏、屈、宋，又各有其風雅，汝曹自度居何境地，所當祖述者復先誰乎？引而近之，可以爲汝師者不更多乎？

案：右說亦以此詩爲告誡後生與論詩談藝之作，但重在遞相祖述。蓋本黃生、錢謙益諸人之說而發揮之。

〔黃希黃鶴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〕鶴（黃鶴）曰：『公雖戲爲六絕，而俱言作文大概，欲人以庾信爲法，而以楊、王、盧、駱爲戒，蓋亦默寓其祖得作文之正體也。』

〔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〕予撰古今論詩絕句舉杜六絕冠首，亦從舊說云爾。雖各家詮解不同，其以爲論詩則一也。反覆求之，殊爲不安。奮然自下己意，一掃從前成說。知我罪我，以待識者。○古人鑄題，極爲不苟，如是論詩，何不曰『戲成論詩六絕』乎？且第一首『賦』字，第二首『文』字，作何安頓？如引文選爲說，文選亦是以文概詩，未聞可指詩爲文也。讀者審之。

案：右說以六絕爲泛論詩文之作，不全是論詩，與諸家說不同。又黃鶴謂以庾信爲法，四子爲戒，更與諸家說異。

紹虞案：此六絕主旨，昔賢均謂爲論詩，惟黃鶴以爲論文，宗廷輔以爲第一首論賦，第二首論文，第三首始論詩，以下諸首則彙而論之。其說與諸家異。案：第二首與第三首均論初唐四傑，兩首意思本屬一貫，必欲離而爲二，似亦有所未安。且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之論潘岳，謂『心畫心

聲總失真，文章寧復見爲人。高情千古閒居賦，爭信安仁拜路塵。」其論陸機亦有「觀摩誇多費」覽觀，陸文猶恨冗於潘」之語。使以宗說繩之，得勿謂此三十首不盡論詩耶？須知杜甫六絕意在針砭後生，庾信、四子不過借以發意，無論論詩論文，正不必拘泥求之。且即使杜甫本意以第一第二兩首爲分指賦與文而言，亦未嘗不可窺其論詩宗旨與詩學所指。蓋論體雖別，究理則通也。故解此六絕，與其着眼於其所論之體，無寧注意於其作之之動機。由其所以作此六絕之動機言，要不外上述三說：其謂爲寓言自況者，以爲嫌於自許，故曰戲。其謂爲告誡後生者，以爲語多諷刺，故曰戲，亦有以爲「戲」字僅指第一首言者。其謂爲自述論詩宗旨者，則又以爲詩忌議論，故曰戲；或以爲此輩不足論文，故曰戲。實則上述諸說皆有可通。杜甫作此六絕之動機，或誠不免因於虬蟬撼樹之輩好爲謗傷，有所激發，遂託於庾信、四子以寓其意，則對於後生之輕侮老成，自不禁有深惡痛絕之辭。因憤激而深惡痛絕之，因深惡痛絕而指斥之，因指斥而又告誡之，教誨之，則於指點之中，而論詩宗旨亦自然流露矣。論詩宗旨既已全盤托出，則此即杜甫一生學詩漸向所在。謂爲自況，亦未爲非。楊倫、史炳二家之說，似已見到此點。是故解釋此題，正不必泥於一端言也。

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雲健筆意縱橫。今人嗤點流傳賦，不覺前賢畏後生。

〔王若虛滄南文辨〕杜詩云：『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雲健筆意縱橫。今人嗤點流傳賦，未覺前賢畏後生。』嘗讀庾氏諸賦，類不足觀，而愁賦尤狂易可怪。然子美雅稱如此，且譏誚嗤點者。予恐少

陵之語未公，而嗤點者未爲過也。

案：右爲駁杜說者，可不論。

〔江田杜國說杜〕於庾子山祇是說賦，元未及詩，不得以此便坐杜老亟稱齊、梁。

〔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〕此首論賦。庾子山之賦，自魏、晉而下，允推獨步。少陵奮迅，起而紹之，非特詞旨藻麗，其一種沈鬱頓挫，極有神似之處。入之深，故言之切。哀江南一篇，冠絕古今，乃作於入周之後，已在暮年，故云『老更成』也。『凌雲健筆意縱橫』七字，是庾賦切實注腳，假移作評詩即非是。唐自開、寶以降，國初淳龐之氣浸漓，後生輩多覺前賢古拙，恣情評泊，至令絕世名篇，供其嗤點。譬之風狂猥狗，何足與校。『不覺』者，憤詞也，非遜詞也。

案：此雖未駁杜說，但謂爲論賦，與王若虛說同。

〔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〕趙（次公）云：『詩云：「雖無老成人，尙有典刑。」老成者，以年則老，以德則成也。文章而老更成，則練歷之多爲無敵矣。故公詩又曰「波瀾獨老成」也。○嗤點，嗤笑點檢之也。……後生，言在後時所生，不必以年少爲後生也。今人嗤點其賦，則亦公自謂矣。庾信生於前故謂之前賢；公生於後，故謂之後生。此又反其本傳中語也。』（案周書庾信傳：『信文采綺豔，爲世人所尙，謂之「庾體」，宿學後生，競相模範。』趙註謂反其語，則是言今人不學其體也。）

案：右說以後生爲杜甫自言，與以後諸章不合，其說難通。

〔邵寶杜詩分類集註〕公見時尙浮華，每欲人以庾信爲法，而以楊、王、盧、駱爲戒。（案此說本黃鶴，

恐非。故言庾信文章老益成格，筆勢縱橫而有凌雲氣象，今人嗤點者未爲知道，而後生宿學自不能不起畏於前賢也。

〔周旬杜釋會通〕『前賢』，庾信也。『後生』，今人也。『流傳賦』，庾賦之流傳者。

〔黃生杜工部詩說〕『老成』，字本相連，插一『更』字，便見少作固佳，晚作益進，故其健筆縱橫，僣乎有凌雲之勢也。然流傳至今，反遭輕薄嗤點。語云：『後生可畏。』以觀今日，不覺此語信有徵矣。題中『戲』字見此一首，以下皆屬正論。

〔盧元昌杜詩闡〕庾信文章清新獨絕，老而彌健，意復縱橫。彼輕薄者，何足語此。所以流傳之賦，漫爲今人嗤點，使前賢如庾信者反畏後人之姍笑，是可歎也。

〔朱彝尊曝書亭杜詩評本〕點，點竄也。言子山之賦本佳，而今既嗤點之，點者未必無說。前賢已矣，安得不反畏之乎？

〔吳見思杜詩論文〕庾信之才老而更成，其高峻則筆勢凌雲，其闊大則意思縱橫也。流傳至今，反爲今人嗤點，則前賢反畏後生矣。

〔仇兆鰲杜詩詳註〕首章推美庾信也。開府文章老愈成格，其筆勢則凌雲超俗，其才思則縱橫出奇。後人取其流傳之賦，嗤笑而指點之，豈知前賢自有品格，未見其當畏後生也。當時庾信詩賦與徐陵並稱，蓋齊、梁間特出者。前賢指庾公，後生指嗤點者。

〔張潛讀書堂杜詩註解〕此見今人嗤點之非，前賢實勝後人。○公詩有『流傳江鮑體』句，便括庾信

在內。○舉一庾信，以槩六朝。

〔吳瞻泰杜詩提要〕舉一庾信以槩六代之前賢。嗤點前賢，徒自薄耳。前賢豈真畏後生耶？反言見意。〔浦起龍讀杜心解〕首章提出『老更成』三字，便爲後生頂門一鍼。末句謂聽其嗤點無忌憚之言，不覺前賢且生畏矣。爲前賢稱屈，正使後生知警也。

〔夏力恕杜文貞詩增註〕此『今人』卽二三首之『爾曹』。○此『前賢』，指庾信。

〔周篆杜工部詩集解〕『前賢』卽庾信，『後生』卽今人也。夫後生固云可畏，然信與今人似乎有間，況流傳之賦乎！嗤點者相繼而起，信真欲畏之耶？——所謂『戲』也。

〔翁方綱石洲詩話〕『不覺前賢畏後生』，此反語也。言今人嗤點昔人，則前賢應畏後生矣。嬉笑之詞，以此輩不必與莊論耳。（案翁氏杜詩附記云：『末句反言之也。惟此一首末句以反筆勒住，所以下章之「江河萬古」、「掣鯨碧海」，氣更伸長也。』）

〔汪師韓詩學纂聞〕首章云：『今人嗤點流傳賦，不覺前賢畏後生。』乃詰問之言。今人詆毀庾信之賦，豈前賢如庾者，反畏爾曹後生耶？

〔史炳杜詩瑣證〕『庾信文章』云云，言庾文不專綺麗，亦且老健縱橫，今人嘲笑其賦，遂不覺前賢之畏後生。『後生』卽今人，乃當時淺學之徒。趙註以爲公之自謂，與上二句贊美意不貫。又，『不覺』，覺也。仇註以爲未見其當畏後生，語亦非。

案：右皆統解全詩，其意偏重在後生之嗤點前賢。雖有正言反語之分，要猶無多歧解。